

当中最痛苦、遭受冲击最大的时期。从绝望到接受，再看到希望。

“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像在坐过山车。无期徒刑至少服刑20年，出来人也到中年了；改判有期，总算可以深呼吸，喘口气。”

在监狱里，于欢努力过好每一天，关注新闻，让自己尽量不与外界脱离太远。

刚出狱那几天，天南海北的记者蜂拥而来，于欢一直说到嗓子沙哑。因为自己的经历，这些年于欢一直关注时事，对记者心怀感激。每年记者节，他会专门录制短视频，祝中国的记者朋友节日快乐。



安稳

出狱后，于欢用了一段时间适应社会，也给自己放了很长时间假。

“玩着玩着，发现不对。同学朋友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压力就来了。”于欢告诉《新民周刊》。

他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回归正常生活。

最先出现的就业可能，是成为一名主播。也许是当年案件的社会影响依然存在，于欢的抖音账号粉丝慢慢变多，接着有三四家多频道网络(MCN)机构找来。其中有一家，开出几百万元，想签下于欢做主播。于欢没有答应。

在采访中，于欢聊到了这些年一些社会案件的当事人做了主播。但他觉得，一旦被签下成为主播，很多事情就会超出掌控，不再能完全自己做主。

于欢不是没有想过尝试一些最常见的职业，比如送外卖，送快递。

但是这些需要无犯罪证明的工作，他做不了。“我高中毕业后就没继续读书了。没专业技术，没文凭，选项已经不多了。”

2021年中秋节，于欢和姐姐弄来一批月饼，在冠县直播卖月饼。于家乐还记得，当时开播后，人气一直不错。有人专程为了见于欢一面，赶过来捧场。那天天气热，还有人给他们点了奶茶。

虽然没有成为主播，但卖月饼这件事，给了于欢和姐姐一些启发：在小县城，“于欢”这个名字还是有一些辨识度。后来他们的第一家零食店，在招牌的右下角写着“于欢店”。直到今天，依然会有关注他的人专门从外地过来，到店里见一面，聊几句，顺带买点东西。

于欢开零食店，起初家里几乎给不到任何资金支持。他只能找以前代理自己案子的律师借了几万块。店面装修全部按照最简单的布置。通过朋友帮助，弄来别人店里的二

手货架。
上图：于欢每天大部分时间，都在零食店忙活。摄影/王哲

手货架。

2021年10月，第一家零食店在冠县开业了。如今于欢有三家零食店，有将近10名员工。于欢和姐姐还有母亲，轮流照看三家店。一家人几乎把白天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店里。

在于欢的零食店，记者见到了这一家人。于欢的姐姐于家乐，留着短发，干练又热情。她笑着说自己是于欢的合伙人。大部分时间，都是于家乐在讲述一家人的生活。母亲在一旁安静地听着。

于欢母亲苏银霞的工厂至今仍未复工，当年欠厂里工人的工资仍等着他们去还。平时，苏银霞都在给儿子的零食店帮忙。她今年54岁，经常骑着县城最常见的“三蹦子”，为货品奔忙。在儿女看来，母亲是闲不下来的人。

于欢和姐姐都认为，开零食店，是一个权衡之后的决定：一方面，许多工作没法做；另一方面，过去家里工厂涉及的资金问题，算是人



扫码观看
独家精彩视频